

哀公章全旨

此引孔子論政以明道提人存政舉為主。文武兩節渾言人存政舉之易。故為政七節備言脩身在本達德。以行達德屬人存邊而未云治天下國家已帶起政

來凡為四節承言治人在舉九經屬政舉邊而未云行之者一。仍歸到身上去。凡事以下又從上兩一也。點出成字。因標擇執示以求誠之功。乃所以人存而政舉也。合仁義禮智以修身體之為五達道播之為九經。見於身為言行事道其要不過曰誠其功不過擇執總歸重在修身以端為政之本。蓋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體註通章是論政不是誦學。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道之兼小大。包費隱者。觀夫子之論政可見矣。昔

魯論記問

此之全者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總註所謂明其所傳之一致是也。陳紫峯哀公問治人孔子答重在治己。

子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水版大竹簡小但策以眾

聯方上于一故聘禮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子曰為政不可無法亦不可徒法如

王政之大備莫如文武其宏綱細節布在方策以正而無缺也。為法而可傳也。但有雕麟之意方可行官禮之法其人存則其政俱舉天下未有元首既明股肱既良而庶事不康者也。

苟其人亡則其政賴此節言人存政舉劈頭提出文武有法祖意且一家數聖人蓋三代
息徒法豈能自行哉而大備尤見其當法政字所包甚廣映下九經皆文武修身立誠所
致但是虛冒。方策器耳。吸下其人在方策虛耳。吸下存字。錢有威關雕麟趾之化雖不可
得見矣。而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則宏綱細目。尙著諸簡策。而昭明行葦既醉之風。雖不可得
睹矣。而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則聖德神功。尙垂諸載籍。而不泯陳大士文武之政。非
自成周昉也。堯舜以來。因時起事。至昭代而獨詳。故說者謂觀大道于唐虞。觀大備于成周。
今其政可復籍而知。而兩聖之精神已周徧矣。文武之政。又不自文武昉也。后稷以來。積功
累仁。至受命而遂大。故說者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康。之今其政。即太府而
藏而一時之規模已宏遠矣。人兼君臣略側君邊其人不拘。定是文武如成康爲君。以畢
召爲臣。宣王爲君。以仲山甫爲臣。卽是人存。舉字兼持守變通二義。從開創側注。守成徙天
子說到諸侯。尤與哀公對針。郭沅曰。及不遘而四友與爲迪教。其間今之世而猶存其人也。
闕宮亦肅雍之地。龜蒙卽江漢之間。吾未見遙駿有聲者。獨見之豐苕也。敬義自強而十亂
與爲昭宣。其際今之世而猶存其人也。禮教行則百度惟貞。信義著則無思不服。吾未見著
定爾功者。特見于鎬京也。空載政府無人舉行便是息二句反言不重。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大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蒲水草可爲席詩曰有蒲

與荷又曰不流束蒲是也葦初生名葦稍大爲蘆長成又名
葦詩曰彼茁者葦又曰敦彼行葦是也然則蒲蘆是二草
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

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能敏政君臣一德上下同心

一整飭間而廢者即興墜者即舉其成之速與以地種樹一也况又有非如泛泛之

樹者蒲葦得水則生無待於灌溉有土則生無需于栽培彼得人為治何以異此

政舉之易此人字亦兼君臣道字虛猶云人之為道也與下地道例看敏樹樹字是樹藝活

字以地道喻人道正重人道句高聯勵精以求治先足以激天下怠廢之心而一代之章程

必無偏而不舉之處明作以圖功更足以防後日宴安之弊而百年之化理豈有遏而不達

之機蒲但言敏政猶敏樹未盡其易故更以蒲盧形之看來下二句雖說政仍宜繳到人

見政之係乎人如此附考蒲盧一名而有三物夏小正雅人于雉為蜃傳曰蜃者蒲盧一也

與下節脈理方貫爾雅蜃一名蒲盧二也爾雅瓠之細腰者曰蒲盧三也朱子獨

取沈存中說謂蒲葦不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

事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

身為下面脩為政在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

身重重起案

達道下面君臣父子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一物之所謂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為心

元者善之長也

句出易乾文言

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

臣而政無不舉矣

以道以仁總是脩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故以一言括之曰

此其責端

矣人君欲為文武之政在於得賢人以為臣而共理之試觀開創必有開創之人守成必有守成之人從未有下無太平之臣而可以致太平者也然人不自至欲取人則以身身為帝之身則所取必帝臣身為王之身則所取必王佐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本如此也若是則修身要矣而修身又必以天下共由之道蓋幾常軌物之間眾人率之以真過王者即立之以作則也修道必以本心生理之仁蓋惻怛慈愛之理天地抱之以立命此承上人道敏王者本之以立心也能盡仁則盡道而身無不修可以取人而為政矣

此承上人道敏

政而推言立政

之本也通節御接而下有寔理有步驟而歸重又在修身兩句開出下文故字直貫到末句人字上面兼君臣此則以人言臣以身言君

人在賢人也徐秉義有眾君子樂為之

用斯紀綱可以觀成而庶績咸熙不外明聽翼為之佐惟卿大夫皆得其人即策力有以共

效則大猷克濟必藉後先疏附之材取人取賢人也無不賢一邊以身知文武之身即取

得周召畢散之人本面是言君取臣勿說似臣應君致失取字之義又須就人已關通處坐

寔透發項永心萬古經綸之原一人但以神運而羣工必以形勞所以熙亮之勛勞微寬于

黼座然兩問休明之運蔚為時棟者分而鍾為明聖者合所以良弼之夢不發于昏庸田種

玉人土望賢哲之升而士有應有不應必率履之間未足動其心也誠欲動其心焉則必以

身爲建之祿矣。昔穆考之世，後先疏附，交贊雍肅之躬，非以此哉。人君勤徵辟之事，而士或感或不感，必深微之內，未足服其隱也。誠欲服其隱焉，則必以身爲作孚之本矣。昔寧土之朝，訪範受書，咸規執競之烈，非以此哉。道訓達道，蓋人置此身於君臣父子間，非一一各得其理，各殫其分，則道有虧歉，身安得言修。故曰：修身以道。修道猶云體道。此仁字指已發言而未發者，自隨之五倫間，若無此相親相愛意思，縱做得好看，終與道理不相貫。其故曰脩道以仁。高蘇生六官之典章，蕩然乃闕睢麟趾之神。至今猶未解散者，此意穆乎可思也。仁所以扶道于未墜也。萬國之修和杳矣，乃嚴父配天之思，至今猶可整頓者，此意恢乎有餘也。仁所以衍道于無窮也。滙系章句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將前三節作一小結，下面便接仁字說去，發明脩身道理如數指上螺紋。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仁人指人身而**

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盧齊當合上節註讀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人具此

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如此則仁者人也之理瞭然。****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脩道以仁

而仁者何也。卽人之所以生也。人之生由於天地生物之仁，則天生人，卽載有天地生物之理。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大於親親。蓋親者人之本也。能親親則可以爲人不親親則不可以爲人也。仁之裁制爲義而義者何也。卽此處事理之宜也。當物之未接而心有其宜及物之

既接而事有其則然義主於敬而敬莫大於尊賢蓋賢者宜之宗也賢而能尊則大得其宜賢而不尊則大失其宜也至於一本加隆九族次之一言親親卽有殺大賢爲師少賢爲友一言尊賢卽有等是等殺也禮之一毫不可減也有文而無不及也禮之一毫不可加也有節而無太過也蓋有仁卽有親親有義卽有尊賢有親親尊賢卽有等殺有等殺卽有禮是仁義與禮一有俱有一備皆備無欠缺亦無初終者也則非義與禮何以成其爲仁哉

解

此與下節總發明脩道以仁句從仁說到義從仁義說到禮一氣遞鋪出來然尙是虛

分疏個道理如此至下節方言其相因之妙並暗含智以成仁也人是所生之物仁是所生之理天地好生人受生氣以生卽莫不具此生理將無惻隱之心非人翻轉看便明翁寶林所以載是仁者究不離于形氣之中所以體是仁者究不越于知能之內非人也而仁何所托乎此仁字頂上節仁字來是偏言之仁與孟子仁者人也以心之德言不同仁之裁制爲義此處要用一過文義字方不覺突出宜字須就章句分別二字上認取兩者字一呼兩也字一應正訓仁義已盡兩爲大又從人也宜也指出爲下三句根原親親尊賢只合渾說勿露出一本九族大賢小賢占下等殺地步兩爲大以切要言不以擴充言猶云第一切要第一該當也許鍾斗天下大矣誰不當吾愛惟不言愛而言人則一念肫懇所最先蓋有如此則爲人不如此則非人者而親親是已親有溯我而上而人身所自出有溯我而下而人類所自著又有由來而推而人倫所自備凡愛皆愛也而獨此爲不可解之愛夫苟不知仁爲人則已知其爲人而親親豈不大哉天下大矣誰不當吾敬惟不言敬而言宜則一念尊崇所最先蓋有在此則爲宜在彼則爲非宜者而尊賢是已賢有堪我繼述之

業而宜資其贊襄有勗我不置之思而宜咨其啟沃又有去我離間之漸而宜資其調護凡敬皆敬也而獨此爲不可後之敬夫苟不知義爲宜則已知其爲宜而尊賢豈不大哉。親親所以爲大者天性之恩於親最切良心之發亦於親最真尊賢所以爲大者以事言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世間有極異數與人不肯做底事自其親爲之若率其固然而不容自己此可驗仁心之發露非他人所得擬揚貞復天下之人有一人不愛其親者乎謂親親爲大同之仁可也有一人不生而知愛其親者乎謂親親爲大始之仁可也。是故目視耳聽莫非仁也而惟視聽于吾親之前者爲天下大聰明手持足行莫非仁也而惟舞蹈于吾親之側者爲天下大持行。賢人素不相識一旦尊之若父兄在受者不以爲過旁觀不以爲非只是該當如此張君一非徒浮慕賓臣師臣之名故抑其驕亢以明尊誠思吾之不知而求知不能而求能者無一不藉乎若人則忘乎賢之爲賤已之爲貴矣心誠忘之而其宜于君心也何如哉非徒陽襲克宅克俊之典故致其貶損以爲尊誠思吾卽盡知其所知盡能其所能不過求至乎若人則安于已處其卑彼處其尊矣心誠安之而其宜于人心也何如哉呂無党尊賢開平事親此是下節道理與此節無涉蓋此節只論道理如此仁自仁義自義下節論到君子做工夫乃有義以輔仁之意。親親在一本如此在九族如彼故曰殺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故曰等兩爲大是在仁義內相較量等殺字又於親賢內相較量施鳳儀支有遠近宗有大小在祖禰亦有升降之文下此者可知故惇睦之念雖無有終窮而分封詔爵必以世次殊其制而親親之殺著矣偏全異質流品不齊在農民卽有秀良之選進此者可知故愛惜之念雖無有差數而考爵授祿必以簡別見其心而尊

賢之等著矣。為一本為大賢非故厚之也。禮不可不及也。為九族為小賢非故薄之也。禮不可或過也。章句於禮則節文斯二者下。又添而已二字可見等殺之外更無節文。金延璧禮消于有辨就其情分井井節次隱然而呈。蓋生于人心之不容已也。禮微于有定就其情誼彬彬經緯油然而見。蓋生于人性之不容勉也。楊維斗均用吾仁而仁不可以混施則秩序生于其間矣。均用吾義而義不可以齊制則經緯生于其際矣。此就仁義之等殺誦出禮來不宜倒置。且此仁義禮皆以其發用處言。不可以禮為性。等殺為禮之發所生二字。勿略見。哀多益寡皆自然之節文。非由人力為臧增。如此誦井下節天字大指已揭。○親親為事親立案尊賢為大即為知人立案。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案等殺禮所生即為知天立案。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臣）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此句下須補仁以親親為大下故字方接得去故思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義以成仁。賢是輔我身以事親者。朱子曰若不好底

人與他處豈見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書曰天秩有禮所謂秩即等殺也。此節是理却在上節討出所以句句皆用故字。看來只一個修身其工夫不可不如此。又須得如此。如此不必更生別論。

合而觀之身也者取人爲政之本也。故君子欲爲政取人不可以不修身。則修身誠重矣。**言**然身必主於仁而後修親親則仁之大而愛之治也。故思欲修身又不可以不事親。至父事兄事親有益於知人而啟心沃心。知人有益於事親。故思欲事親又不可以不尊賢。而知人寔則親之如何事人之如何。知而爲身之如何脩者皆天理所當然之實也。親之所以事人之所以知而爲身之所以脩者皆天理所以然之**言**上兩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故也。故欲事親知人以脩其身者先不可以不知天。**言**此節從脩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故。字頂上兩節亦惟道理節節生來。是以工夫層層完備。玩數不可不字寔着君子身上而責成之。脩身要會取人立政意。講不可不字方醒。思脩身一頓合仁義禮皆所以脩身而親親是仁之真切處。脩身在事親重能仁其身意不重在事親。王方麓愛隆于一本以爲事吾親也。而卽所以仁吾身也。孝盡于因心以爲親親之仁也。而卽盡人之道也。人指賢人知又在尊之先。蓋知之而後尊之也。知人不但講明事親之理。習與正人居於以涵養氣質。自有流露於悅親養志間者。按事親在知人重義以輔仁意。亦不專重知人。王方麓知大賢而吾師之則觀法有資而脩身之道進知小賢而吾友之則講習有賴而親親之理明。陳大士事親之事朝夕之間是也。失其人則無以爲調護起居之資。而子職多曠。事親之本性情之際是也。失其人則無以爲涵養君德之籍。而仁愛或衰。上知人卑指尊賢下思知人并連事親在內。天字卽上等殺之禮。亦是仁義禮之統會處。鄒泗山使親親之殺而出于人之所爲殺也。則亦容之于人而足也。然而非人之所爲殺也。天也。天性之真呈之爲慈愛之良本自有不得不殺者在焉。尊賢之等而出于人之所爲等也。則亦辨之于人而足也。然而

非人之所爲等也。天也。天真之。積顯之爲恭敬之文。本自有不得。不等者在焉。質重光。惟知天則大原獲。睹而流品之妙無難。知天以知人。則大倫以明而族姓之施攸當。此節釋上兩節。一齊收拾。上完仁字。下起智字。其中更有個勇在。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

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謂身體躬行勇所以強此也。三此字與本文行之之字均指達道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

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

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知或爲私察仁或爲姑息勇或爲暴戾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

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夫修身以道而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有五。而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五者何。曰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以人合

者夫婦也。以天合者昆弟也。聲應而氣求者朋友之交也。此五者盛衰無不達之時。中外無

不達之地天下之達道皆身之所接者也三者何心之不昧為知心之無私為仁心之不息
為勇此三者原於繼善之始既厥賦之為均其在受形之餘亦反身而各足天下之達德乃
修身以體道者也然知何以不涉于虛仁何以底于純勇何以不雜以妄蓋有一焉得其一
則德無不立而林次崖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言脩身以道未見其為何
道遂無不行矣道也正惟脩道以仁及于知天未見其為知仁勇也故于此盡言之道
曰達道見人不可不由德曰達德見人不可自諉王發祥禮樂刑政之屬閱數世而一變而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變不變者必其不可變者也故庸愚由之而不知聖賢行之而
莫盡惟此自足者共千古而已矣聰明才辨之說歷數人而各殊而知仁勇不殊者必
其不能殊者也故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可以仰而企惟此大同者在宇宙而已矣君臣
五句不言親義序別信者言物而則自在陳大士天下之大不可以無主故眾建而為君天
下之治不可以獨制故眾建而為臣言父不稱母者夫有統我而尊之者也言子不稱孫者
天有愛我而厚之者也既冠有丈夫之道許嫁有從人之端體以胖合而息情以相見而親
是夫婦也敬長為其近于兄而況我兄乎慈幼為其近于弟而況吾弟乎天子之貴必有賓
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父子兄弟非此不親君臣夫婦之義非此不明朋友獨言交惟交
而後成為朋友亦必德業相助性命相孚方算得交非只泛然面識便得倖於君臣父子之
列韓士脩人有不全于君父并不全于夫婦昆弟而獨不能一日無朋友者是以洛倫之
窮也且人有有朋友而後得全于君父并得全于夫婦昆弟者是以助倫之成也謂五
者定要跟着身字說人有此身便有此五者若無此五者豈復成個身所以達之天下達之

萬世輯諸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皆不能離合訂就二氏舍直從假自遁於五倫之外究竟其真者自在。坡兼此兩條總說得達字透。陳大士盛世之民朝廷有教化而後天下有風俗莫不秉禮思義畢致力于倫理迨其衰也磨厲于隘狹酷烈之餘然于是五者猶踣踣徘徊相與攜持而不忍去則其道亦可睹矣。何者此性也情也固生人所以立命也。卽盛世之君人皆習乎學問而心各返于性命莫不扶世翼教共昭揭于彝常道其季也遞轉于道德功力之降然于是五者猶表裡由明亦相與維持而不敢壞則其道蓋可知矣。何者此統也絕也。固人主所以藏身也。知卽上節知天之知但彼讀平声此讀去声上以知事物之理言此以知五倫之道言仁卽前節之仁然前以愛言仁之用也此以無私言仁之體也其寔能無私方能篤愛惟能篤愛乃見無私勇是強於知行知非勇則知得不徹仁非勇則行得不到。鄧大山由修身以仁論之則天下人祇有一德焉以統乎義禮者曰仁而已然由修身以仁而至于知人且至于知天則仁之中于是乎有知蓋仁為知之所以終知為仁之所以始知仁相為終始而不窮然仁知又有所以成始而成終者則仁知之中于是乎有勇。唐采臣有智以別夫仁而渾厚之意出于精明令吾身合敬同愛之屬釐然有辨而不淆夫然後以其惻怛慈祥者周流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仁之所施已各當矣有勇以強夫仁而愷悌之懷運以果斷令吾身慎徽惇典之務毅然必赴而不回夫然後以其篤摯綢繆者固結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仁之所任有全力矣。三者論脩德之事不無前後之殊論性分之德初無賢愚之異故存疑謂此知仁勇俱是性分帶來底須看匹夫庸材一事皆備一時皆應所以謂之達德卽大聖大神亦不過由此擴充以盡其量耳。雨所以

行之之字俱指達道一對三五言亦是數目字非即當做誠字但其所指是誠也誠之屬五無從見三離三無從見一蓋德外無道誠外無德誠字不宜露出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二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知之謂知其理行之謂行其事與上節章句三此字

一般不得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空說義理

知之透徹行之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分是成功便是勇

之分謂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故見於用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等是等級之等謂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等以知為重而主知次等以

行為重而主仁下等以益人性雖無不善跟分一而氣稟有不同者跟等一故聞道有蚤莫邊說

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以知行道有難易以行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其至一畢竟呂氏曰所人之塗雖異而

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自阻之輕困知勉行謂

不能有爲。自疑之念起

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達德足以行乎達道而人每自諉者何也誠以氣稟不同以知而言或則生而知或則學

而知或則困而知人不免疑其雖知之而未必一矣然此不過就其知之所由言之耳及其知之生知者此道學知困知者亦此道聞道有早暮而無精粗一也以行而言或則安而行或則利而行成則勉強而行人不免疑其雖行之而未必一矣然此不過就其行之所由言之耳及其成功安行者此道利行勉行者亦此道行道有難易而無餘欠一也是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稟異也其所至之域同者以知仁勇之德同也惟德本無不達故知之一成功承上言以達德行達道人人能之惟人人能故曰達也吃緊在兩一也句生而可一也仁知者義理也事寔亦須學問如千里馬非離地能行但較凡馬走得不着方耳學利困勉俱在工夫上說但學利又更知行得容易困知非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蓋迂迴而後通積苦而後悟意利者真知篤好而求必得之謂知利欲當前汲汲同前意勉強則井不見其利只矯拂做將去七之字指達道須貼是君臣父子等誨方不是泛論知行知之行之上各有一而字皆以其已能知已能行言勿認作方去求知求行看知之成功就是上面知之行之指現成說道以能行而後完其量知之特以啟其端故知止曰知之行直言其成功兩一也謂生安到這裡學利到這裡并困勉也到這裡寔無兩樣知行也着眼在兩及其字從不一轉出一正是一段聳勇策勵精神宝校以學知與生知較而生知捷矣以困知與生知學知較而學知捷生知尤捷矣然異于始者不終異于後同而君臣同而父子同而夫婦兄弟朋友未嘗有彼與此之不齊則亦未嘗有知與不知之分途也一也

以利行與安行較而安行不勞矣。以勉強而行與利行安行較而利行不勞矣。行尤不勞矣。然殊于始者不終殊于後。吾見同而君臣同而父子同而夫婦昆弟朋友未嘗有彼與此之不齊。則亦未嘗有行與不行之分途也。一也。張京江天下無生知有學知而大道亦可共明。天下無學知有困知而大道猶不至終晦。其所以知不一而知之一也。是天原未嘗限我以知也。天下無安行有利行而大道亦可庶幾。天下無利行有勉行而大道猶不至中絕。其所以行不一而成功則一也。是天亦未嘗阻我以行也。若不是氣稟有不同。安得有此六或字。若不是人性無不善。安得有此兩一也。氣稟是不可強底。人性是不容沒底。放置生安。驅策學利并輕置學利驅策困勉一步緊一步。正為哀公對症下劑。○小註此節一字即上文之達字。惟達故無不一。但此是論達德非論達道也。兩一字歸縮達德上。觀下節專言知仁勇可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近乎知之知並去。○子曰二字衍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

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

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怠惰者皆自便。私其欲故曰私。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夫知之一成功一已渾然一知仁勇矣。豈徒近仁乎。雖然欲求一之當先近之。彼其智則能知矣。

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則亦近乎智矣。仁則能行矣。吾未能行而致力以行之則亦近乎仁矣。勇則知行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恥矣。吾未能勇而知恥其不能知不能行不甘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矣。其好學力行知恥之較易者學知利行者之所以知之成功也。其好學力行知恥之較難者困知也。此又爲氣稟不全者指出下手工夫。謂依此做去可馴至於知勉行之所以知之成功也。有一成功一也。雖學利亦離不得此三項。但就困勉言尤爲顯切。三句俱貼五達道講學。卽學此達道之理行卽行此達道之事。恥卽恥吾身之不能明道行道也。玩一好字可見他自知其愚必欲求進於明分明與自是而不求相反。王深凡聖賢有難明之意不傳之心。惟苦心之士好爲之研究無何研究窮而聖賢之精神露焉。非聖賢之精神露吾心之精神露也。凡古今有運數之循環興衰之倚伏惟深心之儒好爲之參稽無何參稽透而古今之靈明出焉。非古今之靈明出吾心之靈明出也。故一事也。乍投之而茫然一披尋而端緒見矣。再披尋而究竟見矣。披尋之于端緒近也。端緒之于究竟近也。皆智中必至之途乎。一理也。初遇之而懵然一紬繹而郭廓見矣。再紬繹而底裏見矣。紬繹之于郭廓近也。郭廓之于底裏近也。皆智中直截之階乎。玩一力字可見他着力挽轉情欲之流而歸於正路分明與徇欲忘返相反。章大力五倫之屬舉之但有其名而名不足以爲道夫君臣父子之類豈返然相遭者哉。彼所謂仁者正謂有定于其間苟有行焉以加之所與接者已不浮也。五倫之典但有其儀而儀不足以爲道夫相承相錯之際豈文具相與已哉。彼所謂仁者正謂能深懇其中苟致力焉以行之而其相與者已不淺也。天下之事未有非力所可舉者也。爲者常成作者常獲苟爲力行乎忠孝信義之事而不終造于忠孝

信義之域者無是理也。夫力行之于仁，固明有相至之數也。即吾人之心，求有不常動于仁者也。作之在外，應之在內，苟為力行于惻隱、慈祥之為，而性之惻隱、慈祥不偕之來者，亦無是理也。夫力行之于仁，又隱有相徵之理也。玩一知字，可見他真心羞愧，無可對人，自不得不振作分明，與甘為人下相反。方朴山密牀之慙，既發則必思所以安之。庶幾其知至至之乎，而抑其後也。當夫自恥于不知，此已見聰明者神武之才，彼冥頑不靈者，正復見不及此耳。神明之辱不留，則必求所以寔之庶幾其知終終之乎，而不待此也。當夫自恥于不仁，此已見篤寔者剛健之體，彼委靡不振者，正復念不到此耳。蓋知恥之知，即好學之所瘠，知恥之恥，正力行之所資。知者聰明，自內出好學，聞見自外人仁者率性以行道，力行脩道以復性，勇以志而帥氣，知恥藉氣以勵志。近對上一字言未遑一之須求近之，既曰近之自能一之好力知深一步，則知仁勇亦親一步，須說得鼓舞勿太艱難，方合歡動語氣。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

下文九經之端也。

下文九經就承此特患不知斯三者耳。誠知近知而從事於好學，知近治天下國家說起。仁而從事於力行，知近勇而從事於知耻，將見達德

立而達道，行達道而行而君身正，身正外此而修哉。夫身者人之準，天下國家之本也。既知所以修身，則人已一理。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而已。自知所以治